

牧齋有學集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八

墓誌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謚文端劉公墓誌銘

明之二百五十三年當萬曆之庚申期月三朝國運促數故相南昌劉文端公定議移宮鎮撫社稷歸狀爲一代宗臣在事三年而去去位十三年而卒謙益罷免家居孤斯塋具行狀請爲隧道之銘曰微公誰銘吾先相國者遭世多難未及爲而斯塋又卒孫元釗申請益力乃喟歎曰謙益萬曆舊史官也定陵

復土奔喪入朝移宮甫定國論廷辨歷歷在聽觀中
洊歷坊局與聞國故公與羣小水火薄射不相容貫
皆淡知其所以狀其忍不抵灰奮筆別白涇渭庸以
媿姍黨論倆錯青史謹按庚申之八月光宗皇帝宅
憂嗣復卽日拜公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與蒲州韓
公並命光廟仁孝事鄭貴妃如母李選侍受其餌關
通扇動光廟屬疾馮几見羣臣選侍紅袖闖御幄推
挽皇太孫傳旨封皇太后皇后公要廷臣力爭而八
月晦光宗賓天中人李進忠等闌軋清宮門不聽羣
臣入臨比入舉哀畢公詰問羣奄皇長孫當柩前卽

位今不在者何也羣奄東西走不置對秉筆太監王安喏曰選侍匿禁煖閣中不得出一步可若何公整襟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安曰徐之公等慎勿退遂趨而入上見安至呼曰好伴伴來救我安軟語選侍不出諸大臣不肯退第令一出卽返選侍領之且中悔攬上裾不釋手安直前擁抱疾趨而出公亟迎升輦比及門宮中厲聲呼哥兒却還遣使追躡者三反公傍輦疾馳掖上升文華殿登寶座卽東宮位羣臣叩頭呼萬歲狀後擇吉告廟受朝事始大定是日羣臣上箋勸進畢選侍猶趨呼還閣公亟奏曰軋清未

淨殿下請暫居慈寧上色喜顧安曰伴伴今日安往
得髯閣下伴我我乃無恐公髭微脩上希見外臣故
目公云耳翌日冢宰周嘉謨御史左光斗疏請移宮
羣閹嗾選侍要上盟垂簾語問杖殺左御史首輔德
清方公議展移宮期公不可曰先朝故事仁聖嫡母
也移慈慶慈聖生母已移慈寧今何日也可姑緩耶
選侍卽日移一號殿而天子還居軋清自是移宮之
案立矣先是光廟病不能自力兵科掌垣應山楊漣
抗疏論宮府事上特召見俾與顧命漣退而告天誓
判成命報玉几入臨拒門升殿柅輦羣奄持挺叫呶

聲勢蠡涌漣大罵奴才手格披靡叱首輔折大奄抗
論于朝房松棚殿延日以十數而移宮始決公每追
理前事歎且泣曰當天位未定朝士吉服立殿下日
高不聞宮中聲咸譁曰事去矣相顧不知所爲吾扶
輦至文華殿百官踉蹌隔數百武交踵莫敢前獨楊
給事一人奮髯瀝血聲撼殿陛今日事定朝右以給
事爲口實豈不异哉公受遺決策鎮定危疑與楊文
忠徐文貞相似而其事權有不侔者公受事彌月得
君未久也位卽次輔坊政未專也上御文華時英國
公惟賢奉右手公奉左手首輔紆曳履將安之乎我

趨移宮彼議展期非條狀左右袒乎爲主伯易爲亞
旅難爲亞旅易爲亞旅之主伯難政不一門勢有多
變前軒後輶左支右吾公之苦心殫力殆有百倍于
新都華亭者艱難獲濟甘苦自知而以將伯助余歸
其力于應山古大臣心事惟可與天地鬼神道也上
旣御極德清移疾公矢心當國謂朝廷以法祖爲先
臣下以奉公爲要匡主德重疆事扶衰幹蠱知無不
爲而大端則在乎以人事君神廟三十餘年舊德遺
直廢籍填委壹以不行遺詔從事白首耆艾布滿九
列闕門開牕士氣鬱狀海內喁喁向風矣移宮甫竣

選侍名下李進忠劉朝等盜內府秘藏過軋清門而仆金寶累累臥地下皇遣大臣驗視案治甚急羣小爲奄畫策曰上怒亟獄未易鬻也內庭喧傳選侍移宮日跣足投井語狼籍不可聞上冲人以違先帝爲詞易撼也司禮數悖直忤旨羣慝安藐上位把持法司上必怒而逐安如此則移宮之案翻顧命諸人可盡逐而大獄解矣于是臺省請安選侍議寬盜獄更番詭辭以嘗試上意上初怒言者累旨鐫責公力救乃免及司禮安以強諫讒死魏忠賢阿姆用事上意薨狀盡解而羣小乃壹意攢矢向公東事日亟朝議

謂非舊撫熊廷弼不能辦遼上遂起用經略而言者
交章擢公公面奏曰臣知君父爲尊封疆爲重恩仇
禍福非所計也上亦心念公舊勞委任如故而客魏
積不相容言者益撫拾不已自是去志決矣公司票
擬持大體明國法抑浮夸遏僥倖引繩切墨不少假
易盜庫之獄上傳饒死羣奄辨疏徑下法司公引例
執奏封還原本則中外交恨魏忠賢故名進忠懷陵
工邀敘公援祖制內臣非司禮掌監及提督陵工不
得蔭弟姪票止加恩三等又數救言官攻阿姆者則
客魏交恨烏程相由客魏入以募兵要寵與劉朝比

而與內操言官糾劾弄兵公爲之主則閣奄交恨謂
遼事鑿空捕風東江不足倚西援未可信而議棄廣
寧者三尺不可貸也則島帥寧撫與逃臣交恨于是
羣小謀翻移宮者含沙噴血詆闌萬端上亦無如羣
喙何矣抗疏求去十二上乃得請歸三年應山逮詔
獄考死要典既定詔削官追奪誥命勒令養馬至是
而移宮之案始結嗚呼國家宮府之際難言之矣光
廟毓德東朝三十餘年神祖無金寒玦離之心宵人
構島島枯菀之隙一旦長主臨御宮庭肅穆狐焉城
鼠焉社神焉叢彼于社稷何有庚申九月之事公與

應山挺身奮臂奪幼君于婦寺之手其爲國家謀則忠矣而奸邪醜類未有不膽戰毛豎幾其萬有一敗者也皂衣赤棒瞋目而拒宮門者李進忠等諸人耳羣小之囊身假面負塗豕而伏戎莽者不知幾何人也黃金火齊負重而伏禁地者劉朝田詔諸人耳羣小之飛頭傳翼移銅山而攢金穴者不知幾何人也護選侍緩詔獄諍封疆簪筆飛章者賈繼春等諸言官耳羣小之機關制使線索提掇簸弄于陰陽人鬼之間者不知幾何人也公在事逆閹猶知憚公如不出反入之水猶可提捍公去而大獄煩興衣冠塗炭

祖宗二百餘年培養元氣凋殘殆盡雍流滔天莫知
紀極夫朕後知公于國家以一身爲止水之舊防而
痛恨羣小之斬而掘之也亦已晚矣應山之葬謙益
論次其事以爲公之死不灰于擊闔而灰于移宮定
計殺公者非操刀之闖而主張三案之小人世以謙
益爲知言今援以論公之進退雖異代而猶信不亦
悲夫公白皙疎眉長身玉立與人語聲可貫耳與其
兄中丞樞部號爲三劉萬曆乙未偕樞部舉進士選
庶吉士家居七年授檢討乙巳中丞以考功掌計四
明相屬公祈免其私人所謂四凶者公堅辭曰官各

有守非所敢知也在坊局歷贊善洗馬諭德庶子升
國子監祭酒繇少詹事轉正掌翰林院事丁巳內計
羣小大索黨人謀盡逐詞林名賢若武進孫文介高
陽孫文忠江陰繆文貞輩而謙益亦與焉公歎曰館
閣眉目賴此數公吾敢愛一官不以殉衆君子堅持
之皆得免浙人謠曰他司大熟詞林無收謂是舉善
類盡斥獨不克逞志于詞林也公用是爲院長四年
不遷頥狀負海內公望而卒受黨人排笮亦坐此也
丙辰八月充東宮侍班官光廟戒心狙擊間于憂疑
公請對日呼嵩稱萬壽遂稱引南山樂只萬壽無疆

之詩歸本忠孝以開廣其意光廟信口應曰讀史惜
三餘公拱手進曰大禹惜寸陰卽殿下今日之心也
敬爲太平令主賀于時拜手颺言唱頌睿質流聞禁
近用意在密圖擁祐光廟淡倚之故卜相首及焉熹
廟登極踰月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戶部尚書
次歲大婚升祔慶陵三禮成階由少保加少傅兼太
子太傅官由戶部尚書改吏部殿學自武英進中極
建極皆與廕而定陵黔川功得辭免福清去上宣諭
稱首輔再三控辭以須福清之至福清初有間于公
已知其避席延佇始爲釋朕公終不自明也高陽負

物望諸邊略人或間高陽是將爲蔡澤代公公弗省
密揭薦高陽宜大用居無何高陽以宰相督師亦自
公發之也公以忠誠結人主以誠信遇士大夫不以
建白博名高不以虛聲籠物望于六曹有綜理無刺
削于言路有援救無煦煦開誠布公引咎分謗有勞
人長者之風國是參差風義感激未嘗有一言半詞
少自貶損辭朝日具疏自列其略曰鼎湖上賓事變
倉卒爾時光景皇上知之在廷諸臣胥知之事定之
後遂謂天祐社稷原無他慮而危身憂國抗聲內庭
者遂以譴訛去計亦皇上所深測也禁闈秘密非臣

所知但思先帝龍潛之日皇上鶴禁之中翼戴何人
調護誰力扶掖鑾輿抗遏要挾當日指以爲功今日
構以爲罪上下千古呂強張承業與李輔國魚朝恩
法戒昭朕臣願後人毋但爲五宗光寵計也外廷臣
子當以君父爲急發東朝持挺之奸者自爲生事消
後宮牝晨之禍者坐以交關雄唱雌和意欲何爲尤
臣所未解也公以孤危一葉之身繫朝家九鼎之重
忠言苦語臨行彌切蓋不難臚列憂危磨厲當宁而
難于區明忠佞訶啄人于息休擇肉之日又不難軒
豁眉宇激揚忠直而難于吹噓枯腐表賢奄于營魂

離散之餘嗚呼豈非光明俊偉以道事君之大臣與
公去奄黨啣公未已本兵張鶴鳴用公推轂起興奸
細杜茂獄謀連染殺公司寇王莊毅公紀閱實平反
一夕內降斥去而公誣亦得白奄復用劉朝行邊南
北奸人劉廷元霍維華等持三案益急公從容語所
親吾孤生餘年命如懸絲仰賴九廟神明與一腔心
血耳彼以三案殺我則與應山同日彼以封疆殺我
則與經略駢首持忠入地復何憾哉讀書譚道危坐
竟日坦朕若無所與者越五年崇禎改元天子鑒公
孤忠復原官致仕補給誥命俞吏垣章允儒請遣行